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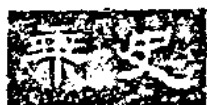
援越抗法光荣史 (续六)

何慧清

选自《逸经》第卅六期

1979.11 复制于北京图书馆





援越抗法光榮史

[六] 何慧亭

五 滇軍抵越後之防務與劉永福之戰書

興化方面，自岑毓英出關後，士氣爲之一振，蓋滇省前雖云出兵，不過虛應故事，滇撫唐炯兩次出關，所帶之兵，僅張永清之三營，至岑此次始係真正出兵，帶兵二十營，約計萬餘人。岑以典史小吏，削平滇亂，位至督撫，其雄才大略，自有可觀。其來係自告奮勇，與徐（延旭）唐（炯）之意存規避者不同；且曾身經百戰，其軍務布置自與徐等之門外漢者亦有別。故一出關，西路（即山西興化方面）氣象爲之一新。岑自抵保勝後，即沿途布置，令參將張永清沿途辦驛站，以利交通，委知縣李銳枝於清波夏和設立糧台，採辦糧米，以濟軍需，抵家喻關即設大營於此，因此處距興化城三十里，距山西屬之臨洮府亦三十里，距山西省城九十里，地當衝要故也。並以總兵雷應山統兵四營紮此，接應各方。又派總兵馬柱，帶兵四營，副將李福星帶兵二營，駐防興化。派提督吳永安帶兵六營，駐防宜光。又撥參將李崇魁等四營駐臨洮，又派其弟岑毓寶率軍修綽等三營，往來各要隘以備緩急，岑則周巡於家喻關興化臨洮之間。此時山西既失，北圻僅存北寧、諒

山、興化、宜光、太原、高平、六省，及山西屬之臨洮端雄二府，乃商由滇粵兩軍，共同分配防務，請粵軍分守北寧、諒山兼顧太原高平附近，滇軍分守宜光、興化及臨洮端雄二府。至滇粵兩軍之聯絡，則由臨洮通至粵桂，駐紮之金甌縣尚須經過扶寧縣、永祥府、安樂縣、安明等共計二百數十里，兵力仍不敷分布，兩商徐延旭、派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所部楚軍八營駐紮永祥、分駐各縣，以期將滇粵聯爲一氣。又將黑旗軍編爲十二小營，每營三百七十五人（一說二百七十人），所需軍餉由滇省按月發五千兩，不足之數，由恩賞銀十萬兩內開支，並懸無着之黑旗軍，至此始有歸宿（以上俱詳援越南路光緒十年岑毓英奏略）。中國軍隊在越南居於被動被打地位，即偶有行動，亦各吹各打，並無一定之戰略；自岑毓英到越，始有通盤聯絡之軍事計劃。清廷因命岑節制徐延旭所部粵軍，以一事權，惟岑以兩方聲勢未能聯絡，不便遙領，且知粵軍方面內容複雜，不願負責，奏辭。使清廷能早兩月命岑出關，則山西北寧寧或有挽救，今甫動身而山西已失，到越布置未畢，而北寧又以失陷見告矣。

初抵本欲乘勝攻取興化，消滅黑旗軍，以損失重

大，不能不稍事休息。自是即泊艦於屯鶴，以圖興化。興化城東北濱紅河，水淺時兵艦難上，若江水漲發，兵輪上駛，砲彈即可達城中，東南有橫江一道，曰沱江，東北又有橫江，曰三枝江，對河岸即屯鶴。此時興化桂軍李應章買文資俱回北寧，現有丁槐馬桂李福星等十二營，及黑旗軍，兵力甚為雄厚，孤援屢圍進犯，俱趨趨不敢前。劉永福曾於此時致書法軍，約其會戰，詞頗自豪，帶有刺激法軍之意，為唐長崧手筆，原函如下：

越南三官督勇良勇劉，致書法國兵頭：為約戰事，竊聞法蘭西海外最盛之國也。本官督於十年前，與舊兵頭安都接仗，一戰斬之，竊笑強國之將，不過如此；而李威利尤爾國所共稱良將者，本提督又一戰斬之，其餘諸將大小兵頭，不堪悉數。計自去年四月以後，因兵一敗於祇橋，再敗於德德，三敗於丹風矣。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本提督因休兵余軍，退駐興化，意謂爾兵頭必知愧悔，不復尋仇，乃近日以來，又時以兵艦何沱江，徘徊而不敢渡。可笑可憐，無謂已極。本提督細推其故，爾國所以屢戰我戰者，實欲一勝而全據北圻耳。大丈夫作事，磊磊落落，以法蘭西海外最盛之國，而與兵頭率兵數千人，臥伏江干，放放槍砲，胆小氣怯，不顧一笑。何妨堂堂正正，渡江而來，決一勝負，爾勝則本提督即解師而去，讓爾全據北圻，則以爾國所最忌者，獨本提督耳，我去則無人與爾為難，一戰成功，豈不美哉，如爾不勝，諒亦無顏在此，勢必解甲而歸，無分本提督之驅逐矣。爾國成敗，在此一舉，何多苦生靈，致我天壤好生之徒乎？今與爾兵頭約，三日不來，則以五日，五日不來，則以十日，十日不來，則本提督即當布告中外四鄰九州，必聚起而奔之，法蘭西其何以為國耶？夫本提督不過數千人耳，何有堅船，而我無之；爾有利砲，而我無之；戰具萬不及爾，猶約而來，有何不敢，竊料爾兵頭必不敢忽我香步，猶約而來，而不敢至也。且勝負亦兵家之常耳，何必畏之過甚，爾畏不來，其貽更勝於敗，深望爾兵頭之熟思審處也，謹附謹

旗，切勿此約。

唐氏之為此文，意在激法軍之怒，使之渡江而來與劉永福一戰。蓋唐見滇軍一切布置動作，遠非桂軍所及，且均紮地營，能避槍砲，戰鬥力尚在黑旗軍之上，足為法軍勁敵，恐法軍避實擊虛，而攻北寧，故欲引之而攻興化，不意法軍仍不為所動，而改攻北寧。

六 北甯之失守

法政府既得山西，愈啓其侵略之野心，復增派援軍，以孤拔資望甚淺，不足以資統率，改派米樂 (Miles) 為統帥，以替代孤拔，新增加援軍達萬六千人，米樂抵北圻，以陸軍編為兩軍，以波里也 (Briere de l'Isle) 統第一軍，尼格里 (de Neuhien) 統第二軍，以米列波樂 (Moulet-Pentieu) 統北圻江防海軍。部署既定，以興化既不易攻，北寧西接山西，南控河內，東連海陽，北屏諒山，為北圻之重鎮，實軍事上所必爭之地，擬改攻北寧。值北寧城五十里外，有芹驛關者，(又名普濟屯) 為北寧水陸交通之要口，平日黃趙等既不注意，久為法軍所窺，趙沃急欲奪之，率三隊，前往攻取，遂為法軍所敗，退回。越軍最無戰鬥力，黑旗軍黃旗軍之得繼續於越南，即此之故。黃旗軍所為越軍之最精銳者，其隨黑旗軍作戰，亦祇能任後方警戒勤務，而桂軍竟為教民所敗，其危弱可知，米樂始悉北寧軍雖多不足懼，決意先取北寧，積極準備進攻。

法軍圍北寧之警耗，傳至興化，岑陸英知北寧防軍雖

多不足恃，即派黑旗軍往援，劉永福以黃越不援山西之恨不欲往，經唐景崧力勸，并許以借往，劉乃允，劉於此時並有督師文，其詞如下：

嗚呼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；聖人有訓，佳兵不詳。我越南自白蟻入貢以來，知中國有聖人，不敢自外於朝鮮韓越之中者，數千年於茲，中國亦待之以誠，撫之以惠，愛如骨肉，而親若家庭，偶有外患內憂，莫不煩天朝之轡絡，越南人民，惟知有中國，不知有他國，故與各國不相通。義法夷，逞其強悍，恃其機權，輒敢肆其貪食，恣厥鯨吞，奪比長蛇，含道封豕。既竊據夫西貢，又竊據夫東京，外託保護之名，中懷叵測之志。試思分疆劃界，各有疆民，各有政教，何得越俎代謀？其藉詞行詐，包藏禍心，可以不言而喻。況自法東步之後，攻掠越地，荼毒越民，越南之有疆，據焉已有，越南之關稅，收焉私藏，越南之城池，遺焉其隙，越南之元氣，耗焉其剝喪；相越南之弱民，以適其強，竊越南之險阻，以快其心，種種狂悖之行，神人之所共憤，天地之所不容。聖人見有斯氣，莫不痛心疾首，遂爪剪滅，願得食於人之肉，廢法人之皮，真有一夫大呼，而人皆響應之勢。永以我義法之身，受國王恩惠，實以土地，授以兵甲，其初一歲一旅之衆，得所藉手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積數十年之心力，有勳於數萬人，期以保障東南，用資戢守。三軍之士，當知食毛踐土，思義地隆，去順外逆，義當立至。越南雖小，尚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，今越南有難，中國必爲援助。茲者法寇肆虐中丞，專西撫徐中丞，同率兵百萬，分道出師，天兵遙駐，聲勢赫濯；粵督張帥，專撫徐中丞，要亦皆都督周至，法寇不窮。近又轉請彭宮保來粵督師，以守爲戰，雖萬里而馳驅，我軍有此應援，士氣定當益發。本提督不識中原一武夫，法寇竊然，荷蒙國王以調有加，重委委任，爾衆士亦衆大志，雖有年。三軍銘感之思，多士義如春之澤，固定激發忠義，戮作干城。而現中朝大皇帝，又特補授恩，許以重任，不獨督師實爲督師，爾衆士亦不辭，當思受國王之厚，成復報主之忱，將中朝之化裁，圖切陳王之義。本督師陳，當不顧身，凱凱法夷之

資，竭誠法夷之血，以此朝食，所向無前，法夷之機權，足以自降，法夷之兇暴，適以自戕。前者法酋拿破崙第一，頗善用兵，其國人稱之天時，擅甲執兵，千人聽命，彼恃其勇，橫暴不已，卒爲英人所俘，於世大辱。厥後拿破崙第三，率乃祖之教行，志在開疆，恃其用武，橫暴愈甚，戰怨小邦，天怒人憤，越久必發，英俄小聯國，藉其巨艦，助其國威，法人之氣力之不揚。法酋各國，若與爲仇，彼此亦可稍自戕滅矣。而乃猶復怙惡不悛，不敢吐於法那，雖欲逞志於我國。我越南雖僻處邊陲，雖稱積弱，然師以曲直爲志，兵以道義爲勝，法兵雖強，曾何足懼。自法夷入寇，狼奔豕突，蹂躪於日新之人。本提督率領有衆，起與力爭，一戰而法夷悅授，再戰而法夷遁逃，料力不能逞其兇，更文不能屈其計。大抵所法夷先潛光，是戈所揮，法日再起。法軍失陷於法，固守一隅，以海防河內爲首腦之恃，而我分道以援之，並肆其疲之，在兵正法，互爲策應，以戰以野，聯合機宜，自定戰事。法之兵，海軍雖強，陸軍則弱，新機，有援而之遠。法乃勤勤於法，務爲要道，夫要道之利，固可守而不可失，何足惜哉，而法夷自爲得志，行將而後，又敢窺我北甯，發兵臺古，中朝之大度，則寬其意，吾軍之果毅，則視若仇讎，不惟不日之交談，不日天心之勿順，固自之喫，乎友邦，巴之從存，思及聖朝，則我軍不立，三軍不俱生。今爾衆，共伸天討，各帶神氣，戰戰兢兢，有德無道。法夷首一戰，實銀五十萬，鳴日倍之，經兵船一戰，其如其計之數，然猶能信之。其有我國民法兵所戮殺，骨令當兵者，倘能自自自，悉予免究；反戈之後，即而移師者，仍必功行賞，弗問前愆；惟法夷及其所部之兵，則盡戮無赦。必使東京之使，接獲無道，西貢之使，接獲無道，上以副中朝倚界之臣，中以報國王休養之德，下以舒越民怨毒之心，成敵討讎，所不遠計。爾衆士欲建不世之奇勳，成不朽之偉業，惟本提督此首倡。功多有賞，不逾有願，爾衆士皆時思，機到如律令。

何題青：從越抗法光榮史

四二

右文齊天忠憤集作劉永福徽黑旗軍將士文，劉名譽越事備考作劉軍門督師文，此文非唐景崧所作，不知出誰氏手筆，觀其歷陳中外大勢，義正詞嚴，痛快淋漓，格調尚在唐氏之上，諒非關外之士所能奏刀。唐日記云：滬上迭刊劉檄文皆假託，獨此篇（指前檄文）及約戰書乃余在軍中作也，此文是否偽託，尚不可知，或海內文士，替劉作而寄往軍中者。蓋當時法人侵我屬土，朝野絃口結舌，莫之敢言，忠義不平之氣，惟有借劉永福之口以發洩之，所謂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耳。劉史草謂係就清記名提督時之督師文，按清廷授記名提督時，唐炯徐延旭早已革職拿問，現在桂撫者係潘鼎新，文中尚有滇撫唐中丞，桂撫徐中丞，帶甲百萬，分道出關，及又敢窺我北甯之語，當是援北甯時之督師文。此時唐景崧鑒於滇軍之營規制度，及地營之法，深與滇軍將領丁槐結納，盡得其法，欲歸北甯，挾策說徐延旭，以整頓黃趙之軍隊。既抵北甯，劉駐軍安豐營，旋移至省城就食。唐謁黃趙問戰守之策，趙稱：體弱多病，將士騷擾，願乞休讓賢；黃稱布置尚密，城堅可守，俟王德榜楚軍出關，再議戰守。唐謂望王軍至，恐糧水不敷近火，應速於城十里外要隘處所，開掘地營，佈置防守。黃曰：城有四營，吾誓負城而守，敵其如何，唐因上書徐延旭云：

初五日偕劉永福率其全軍抵北甯，駐紮城外，目前雖無戰事，仍屬該軍駐守。略及左右路統領，（左路即黃桂蘭右路即趙沃）右軍擬擊芹聯關，左軍擬俟趙軍到齊，再商進取，諸各有理，景崧其能贊一詞也。至於嘉林之役，則較芹聯為尤難，攻芹聯尚以為不可，則攻嘉林

愈以為不可矣。而察北甯，實乏大砲，無其攻人，往嘉林必一物，故前有十位之計，戰具攻具，亟宜講求，彼有船而我無船，已輸一着，我雖制船之具而無有，彼族料我不能渡江，則肆騷擾。北甯軍壁雖厚，實不足當一巨砲，兩軍仿滇軍開掘地營。竊思山西一番閱歷，盡知兵法，但僅能言於兩統，而事莫能自主，自謂危急，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矣。擬領四營，已成虛設，且又未至某一處，不然亦可盡我四營之所為，奈何併此而不能也。本擬即赴諒山，親承教誨，因欲請助四處防所，稍遲就道。

文中攻嘉林之語，係唐前函請徐撥四營歸後直接指揮，用滇軍地營之法，專攻嘉林，唐此來之目的，蓋一則欲徐假彼事權，以整頓粵軍；一則欲徐撥數營山被統帶，故書發後即行赴諒山，面謁徐，但唐甫到諒山，而北甯警耗亦隨之而至矣。

是時粵桂軍在諒山者，分左右兩路，左路統領即提督黃桂蘭，右路統領即道員趙沃，至布防之情形，右路副將黨敏宜，督帶八營，扼守北甯東芹驛關之三江口；左路總兵陳德貴督帶四營，扼守慈山前路，副將周炳林，督帶四營，扼守慈山後路，均在北甯之南及西南；提督陳朝綱督帶四營，扼守北甯東北之涌球江；黃桂蘭以四營守北甯城，兩營守諒江，另以三營為游擊之師。徐延旭前後新募之兵，約在二十餘營，粵桂之軍，均次第出關，自龍州以至北甯，沿途分紮，總計在五十營，人數在二萬以上（粵軍編制每營四百人。）使訓練有方，布置得當，指揮得宜，豈待保守北甯，即進而規取河內，肅清北圻，亦遊刃有餘。乃徐延旭始終不出關，近勉強至諒山，乃不敢到北甯，前方布置如何，彼毫不過問，專付諸黃趙，黃趙各不

相下，徐又偏聽趙之言，爲趙蒙蔽，山西失後，肅奏稱北寧絕對無他虞，朝旨責其語涉誇張，是否確有把握，蓋已知北寧之不足恃矣。

米樂攻北寧之作戰計畫，仍係避堅蹈瑕，以偏師趨正面之新河（河內至北寧大路）爲一路；以主力自側面出海陽，襲六頭江，攻芹驛關爲一路，蓋以此方戰鬥力最弱也。兩路約會於北寧東之安定，合趨北寧之東北，脅華軍之背。光緒十年二月十一日（公元一八八四年）由芹驛關前進，副將黨敏宣，遠避六頭江外，敵以主力軍即直逼扶良，水陸兼進，陳德貴率所部拒戰半日，其餘各營坐視不救，陳敗俱棄營而走，逃退桂陽。二十三十四等日，俱無戰事，黃桂蘭自扶良失，急抽調城內三營人往城外相援。時在城外者爲左路軍章和禮、黃玉賢、李逢楨、尙國瑞、黃雲高、賈文貴六營，城內僅參將蔣大彰一營，千總黃效賢兩哨，餘俱四散分紮於槐山、慈山、各處，約四十餘營因太分散不能援應，紮新河之陳得朝六營，因受敵軍正面佯攻之影響，亦不敢相救。法軍一二兩軍，於十五日會合總攻北寧，黃趙各率親兵督章和禮、尙國瑞、黃雲高、賈文貴、四營迎戰於城外十里之地，章和禮胸中槍傷，尙國瑞、賈文貴亦俱微傷，不能支持。黃桂蘭呼黑旗軍增援，黑旗軍一至，敵少却，而劉永福不欲戰，袖手觀望，黃守忠衆旗欲進，永福亦喝止之，黃桂蘭懸賞金二萬，永福亦不應。正相持間，洪輪突駛入湧球河，守湧球之提督陳朝綱兩營，聞砲聲頓潰，周炳林營在附近，亦隨之潰散，湧球遂失；北寧與遼山之交通遂斷絕。敵得湧球

後，以砲轟北甯城，彈三落城中，閤城震驚，越官張存恆開城逃走，黃趙在前敵，聞後路已斷，急退回城，亂軍倉皇，黃閉戶自縊，爲陳朝綱周炳林提督印，強按以行，與趙同奔太原，北甯遂失。所有軍火軍餉文件等，概行遺棄，損失極大。岑毓英聞北甯喫緊，復派提督吳永安，率兵二千來援，至太原聞城已陷，復退回。

按中法戰役之最可恥最痛心最無價值者，莫過於北甯之戰，岑毓英奏云：「北甯防軍共四十餘營，不爲不多，經營防備，不爲不久，……竟不能固守待援，殊爲意料所及。」法將米樂亦云：「華軍爲數達二三萬人，經營守備累月，銳卒名將雲集，乃望風潰退，以城界法。」又云：「法軍僅鳴砲數響，而下北甯。潘鼎新亦奏云：「此人法人進攻北甯，不過遙遙相擊，並未進攻城池，該軍兵勇有家室者居半，吸食洋煙者居半，聞警先攜婦女逃走，致使軍火餉銀，概以資敵」。此可見北甯之失，全誤於將帥，並非實力不敵。其後徐廷旭革職充軍，黃桂蘭畏罪自縊，趙沃及提督陳朝綱俱斬暨候，秋後處決，黨敏宣陳得貴軍前正法，洵屬應得之咎。惟北甯既失，趙事愈不堪問，徐等誠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矣。

至岑毓英方面，彼雖不願負指揮專軍之責任，而於北甯并未漠視，如聞警即派劉永福相援，後又續派吳永安往援，與黃趙之坐視山西不救者有別。至劉之不戰，其責自在劉永福，而北甯之失與此不無關係，蓋是日劉能加入作戰，則當日頹勢，或能挽救，即可待吳永安之救兵，北甯可不致失。至永福不救之原因，一因山西危急，屢次乞

援，而黃趙坐視不救；二清廷獎劉永福之十萬賞銀，徐延旭措勦不發，即有零碎之餉械接濟，亦為北軍截留，劉積忿已久，而欲俟適當之機會以報復。唐景崧謂：「淵亭之不助戰也，意待危急而後救，以顯其能，初不料官軍一敗，遂致失城，」亦頗近似。唐抵諒山時，聞劉永福有不用命之報，徐云：「非唐不能駕馭劉，立命返北寧，宋至而北寧已失。又徐先命其家丁持令箭前往，據唐日記載此事云：「徐中丞有家丁把總韓姓者，負寵干政，時以意毀諸將輒見聽，扶良報至，中丞命與關姓千總，齎契箭公牘，乘舟馳赴北寧，促淵亭戰，十五日辰刻抵諒江，韓把總聞砲聲止不渡，關千總曰：汝以箭箭付我，我入北寧，韓不與，並返報中丞曰：及諒江思所齎文，或有斥劉語觸所怒，不敢投，中丞頓足曰：吾文乃貨二萬金，何不投，汝誤矣，韓繳契箭，昂然去。」按黃桂蘭當時已有賞二萬金之令，劉不為所動，徐令即達到，有效與否，仍不可知。且徐平日養四五十營不堪一戰之兵，若能節十營之械餉，以擴充黑旗軍，則收效必大，不此之務，而欲臨時抱佛脚，於事奚益。然此亦可見徐之庸贖，駕馭一家丁尙如是，欲其指揮數十萬衆，獨當一面，而不慎重，豈可得哉？

七 北甯失敗之原因

此役失敗之原因，徐延旭之昏庸無能，固無論矣。其他尚有種種之原因：①不救山西，山西與北寧，戰則如犄角之勢，可以收夾擊之效，守則如長山之蛇，擊頭則尾

應，擊尾則頭應，乃黃趙竟坐視不救，其不救之原因，并非出於力之不逮，而為吟城之見，（即認山西為「吟城」，嫉妬之心，（即清廷獎劉銀十萬，獎唐景崧四品京堂。）不惟不願救，且在幸災樂禍之心，山西既失，北寧亦孤，即有強大之兵力，完密之計劃，亦難自保。②將領固保全實力，作戰最忌者固保全實力，不肯犧牲，一軍如此，他軍相率效尤，雖有百萬之衆，無所用，法軍初由芹露路攻入，黨敵官率八營人躍開，唐日記稱：「黨軍中積捐也，趙沃庸儒，其作奸肆欺，皆致官居中策劃，故為其所挾，不遵調度，率八營人逍遙河上，及北寧陷，敵犯諒江，敵官適以未戰全師過諒江，遇敵砲擊竟統領，馳去不顧，其巧猾多類此。」黨為趙心腹部隊，尙如此，其他難肯力戰，此總崩潰之原因也。③部置不得宜，黃桂蘭雖為淮軍宿將，有勇無謀，趙沃文弱書生，未嫻軍旅之事，故其軍營布置，俱不得法，唐景崧初至北寧，即謂其紮營太散，恐呼應不靈，劉永福謂：「一去踏看黃桂蘭各營，所紮地點，多不合，不能居高扼要，甚是靠不住，遂入見黃，痛說紮營攻守利害，並催他挑人在某某山頂各等處，起立砲臺，黃軍趕緊在指定地點，添草塞責，立築數寨……法人大隊人馬萬餘擁進，專向高山寨猛攻，該寨因不堅固，遂被奪去，黃見山寨失守，方寸已亂，即先騎馬飛鞭，率隊棄城而走。」此亦失敗之點也。④主將不和，唐景崧謂：「晚帥（即徐延旭）未歸時，與趙慶池（趙沃字）交善，至是北寧軍事，獨倚慶池，與黨敵官，肆行腹藏，弁亭（黃桂蘭字）常向余太息，余曰：「公膺專閫，位尊責重，事不可當力爭，不能則退，豈可依違兩端，同歸於敗哉？」又言兩統領同駐北甯，事無專責，不如一在前敵，一守省城。」又為弁亭策劃請統八營赴山西，會合劉團（即黑旗軍），下擊河內，而慶池不肯獨守北寧，計亦不行」。又唐景崧寄其弟春卿禹卿家書云：「我在北甯，與

黃趙兩統領商議戎機，所見多不相合，黃尙明白，而乃爲趙所制，趙則遇事先私後公，兩雄同處北寧，而其左右又互相譏忌，決非佳事也。」此可見黃趙內容之一斑。徐廷旭既不親臨前敵，以全責委之黃趙，而又偏信趙，以致主將不和，軍心渙散，亦失敗之大原因。⑤軍隊暮氣，徐廷旭既以老病稱，不赴前敵，親趙沃對唐景崧之語，亦云體羸多病云云，（見前）更覺死氣沉沉。又士卒皆新募者，未經訓練，無異烏合之衆，且皆染嗜好，携家眷，一聞警耗，即各携家眷逃走，皆致敗之大原因也。

入 粵軍之節節敗退與收容

米樂既佔領北寧，隨下令分兩路追擊，以第二軍由湧球趨諒山爲一路；第一軍由北寧直驅太原爲一路。北寧潰軍退至太原，皆不肯守，劉永福因自太原撤回興化，波里也率法軍於十九日陷安世，二十二日至太原，敗軍又潰退，法軍不戰而得太原。波里也又擬由清波夏和，抄襲滇軍後路，爲雙管齊下之計，因棄太原，趙廷遂報克復太原，後米樂制止，波里也復還太原，趙仍退去。尼格里率第二軍向諒山尾追，至諒江府，時守諒江者爲幫辦郭湧泉，率于德富甘乃斌李定勝等文治等營與戰敗績，諒江復失。法軍更向前追至距即甲二十里之左溪，提督王洪順，率援南營四營兵與戰，復敗退屯梅，法遂佔即甲。即甲南連北寧，西連安世，可通太原，北至諒山，形勢極重要，粵桂軍軍火皆儲於此，全爲法軍所得，徐廷旭見前線既敗，不先以之移屯後方，而聽敵人取去，可知其方寸已亂，全無主張矣。

此時法軍已成破竹之勢，若任其長驅直進，雖取諒山入鎮南關，亦意中事，唐景崧乃請於徐，願赴前方任扼守之責，徐乃委唐爲營務處督辦，所有前方部隊，盡歸指揮。唐即赴長慶府，收容敗軍，擇其能戰者，仍留前方，

老弱傷病者，遣回後方。布置防線於觀音橋，以陳得貴李應章資奇勳守觀音橋，以黃雲高賈文貴陳世華守橋東和樂社，以于德富李極光守官館，以應岳良千人爲游軍，在觀音橋官館上下巡視，以尙國瑞黎官館後，以王提督洪順綏南四營，廿乃斌一營守長慶府，此由長慶府至觀音橋正路之防軍共十八營，俱殘破之餘，不滿五千人。長慶之左，是謂陸岸，以黨敏宜八營駐紮，但令擇要挖壕防守，唐並自紮坐營於巴壇嶺，此地距長慶府二十里，距觀音橋十里，地勢居中，於嶺端建立營房，嶺勢雄峻，可瞰四周，頗便指揮。並致徐書云：「昨日已移坐營駐巴壇嶺，距觀音橋十里，以便就近督修溪壘，一旦有警，萬不使軍退過巴壇一步，前軍倘或失事，則巴壇之下，即是此少埋骨之區」云云。經唐此番布置後，粵軍陣脚始穩定，軍乃未前進。

粵軍既退諒山，滇軍又疊孤軍深入，且興化小城，緊接江邊，江水漲時，兵船可直抵城下，趙官自北寧失後，多懷異志，辦糧糶米，亦不如前之盡力，又據守宜光副將陳安邦報稱，法人由太原逼宜光，欲繞出清波夏和，抄襲軍後路，粵乃注意全師撤退邊境，奏云：「……伏查安南腹地各省，俱爲法人佔據，即株守興化小城，亦無補大局，況糧米已盡，轉瞬江水漲發，敵人輪船抄出清波夏和，糧路斷絕，更屬可慮，本應儘量遵行，因遠在外城，奏請往返，必須五十餘日，事機危迫，萬難守候一云云。岑奏後即先將軍裝軍火運回，將興化城樓營務處平，於三月十二三四等日，次第撤回，以劉永福退紮大瀝保勝一帶，滇軍則紮演邊之古林箐、馬白關、新街、蒿枝地、登耗、黨頭、新安所等。後胡旨以一越事萬難補救，而我軍糧盡勢孤，全師而退，固與退縮者有間，惟難經奏明，並未奉旨，究有應得之咎，將岑韓英交部議處，」經吏部議，將岑降二級留任。

（第三章完 全書未完）